

卷十七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097700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特代并
 叙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疏曰正義

本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
 中本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
 言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其於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
 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
 以言故易曰書不盡言之言不盡意是言
 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書者廢也以其言獨稱書者又為著言事得彰著
 是筆書此獨稱書者又為著言事得彰著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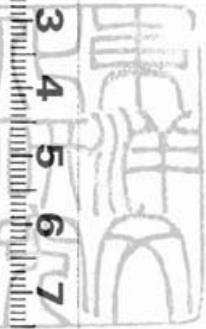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3038
No.....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傳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傳成王

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傳作蔡仲之命傳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傳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疏蔡叔至之

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

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其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為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傳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

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傳

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蔡仲

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辟婢亦反徐亦反乘繩證反從

才用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傳

罪輕故退為庶人

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

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傳

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

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

事○圻巨依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傳

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

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傳惟周至之蔡○正義曰

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



蔡仲

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
 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
 年之內不得與元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
 敬德周公為畿內諸侯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為已之御
 士周公善其為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為已之御
 國之於蔡為諸侯也○
 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者執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
 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
 相傳為自然不知在何方郭鄰而云狹宥五刑謂流之遠
 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
 封叔鮮於管東北○
 在蔡陽京縣東北○
 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輕其所滅○正義曰言羣
 不遷直降黜而巳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
 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
 之語統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也故退之世
 家云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
 蔡仲

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
 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二年之後復得
 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
 據而知之○
 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
 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
 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
 周公舉胡以為魯卿上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
 復封之於蔡蔡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
 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
 馬遷說之謬爾○
 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
 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於汝南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
 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
 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
 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

書路十七

成陽

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
斯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傳言小子

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傳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

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傳以汝率

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

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爾尚美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傳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為惟

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傳汝

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解怠

蔡仲

以垂去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

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

懷傳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

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為善不同同歸于

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傳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

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爾其

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傳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

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

兄弟傳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

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懋音茂蕃方元反注同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傳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

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

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廢度則予

一人汝嘉傳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

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如字

注同斷反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傳數



而勅之欲其念惑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

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傳侯于東土正義曰此

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

立自此以下遂皆辨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

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正義

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

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

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臣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

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踐似淺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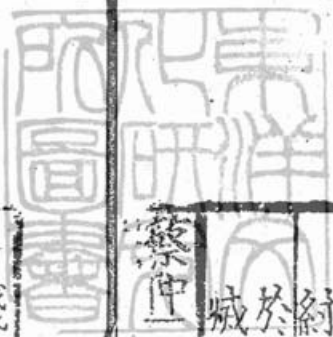
數色角反傳成王政傳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今亡政

覆芳服反傳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

如字馬本傳初奄與淮夷從營蔡作亂周公征而定

作正云正傳

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
 王東伐淮夷遂滅奄國以其數叛從奄民作誥命
 之辭言平淮夷從奄之政今史敘其事作成王政
 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
 成王政爲篇名○傳成王三及覆○正義曰洛誥之
 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
 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
 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費誓彼言淮夷並
 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
 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
 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
 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
 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
 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
 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傳

已滅奄而徙其君也

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徐又扶各反馬本
 作薄近附近之近
周公書召公作將蒲姑
傳言將徙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今之亡

成王既至作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
 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
 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
 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
 地者有蒲姑氏社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
 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設預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
 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社預云奄關不知所在
 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社預云奄關不知所在

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
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亡○正義曰禮
天子不滅國○傳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女賢者故
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
告召公使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
召公使為此策書告今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傳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傳誥以禍福作

多方

多方傳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台奄至于宗周傳周公歸政之明年

多方

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

月還至鎬京音祕○傳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

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

侯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收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

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

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

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諸侯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

之故也○傳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

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
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也○傳王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一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
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
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一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
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

多方

並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
 國誓衆但成王志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
 所以成王政之序與魯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
 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
 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
 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
 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
 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
 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
 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
國多方傳 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
 王自告列反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傳 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
 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疏** 周公至不知正義
 曰周公以成王之意

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
 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爾罔
 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
 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 **疏** 周公至自告正義曰
 成王新始即政周公加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
 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於王若曰王命告令諸
 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告四方見四方國多也順大道告
 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
 王命以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
 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猷告四方見四方國多也順大道告
 殷之至取亡初于新邑 **疏** 周公至自告正義曰
 謂之正民以君為命 **疏** 周公至自告正義曰
 人紂不知紂以暴虐取 **疏** 周公至自告正義曰
 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 **疏** 周公至自告正義曰
 而慕 **洪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周也

傳 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

天下至戒於夏以禮告之謂災異○譴弃有夏誕厥

逸不肯感言于民傳 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

不肯憂言於民無憂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

于帝之迪傳 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

天之道傳 迪徒歷反馬本作乃爾攸聞傳 言桀之惡

乃汝所聞傳 洪惟至攸聞傳 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

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

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譴告

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



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

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

聞言不虛也傳 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

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

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厥圖帝之命

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其自修政也傳 厥圖帝之命

不克開于民之麗傳 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

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傳 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一亂之內言昏甚○重

龍反直傳 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傳

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切憤日欽劓割夏邑傳桀洪舒

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今負切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日

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憤勑二反圖厥

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

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

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

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惰於民言桀

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惰於治民桀既舒惰於民故亦

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

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

○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

惡政無以俊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

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

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

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

獸之行於內為淫亂與孔異也。傳言桀至治民。

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

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

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



多方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

違逆桀命為貪饕忿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

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餮貪食為饕餮即切也切饕謂

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

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降顯休命于成湯傳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

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

降顯休命于成湯傳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

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

界純

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

○界必二反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求于多享傳天所以不

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

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傳惟

桀之所謂恭人眾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

任任同己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傳

桀之眾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

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疏天惟至克開

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

多方

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

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

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

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眾士者大

不能用明道安有享於眾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

至於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

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者

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眾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

用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為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

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

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眾也

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傳乃惟成湯能

用汝眾方之賢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慎厥麗乃勸

厥民刑用勸傳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

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慎

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亮反云亮呂

反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帝乙已上安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

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違反又一妙反注同殄亨遍反上

時掌反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夫之命傳今至

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辟

必亦湯乃惟至之命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成

主慎其湯所施政教於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被刑

多方

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

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絕戮衣罪亦能用勸勉為善

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

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命如殷也乃惟至民

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

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湯慎至

刑清正義曰慎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

刑用勸勤用刑則嚴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

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

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帝

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

實故言要囚也給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

不在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嗚

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傳敷而順其

事以告汝眾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

一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

一胥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大

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

一見誅滅也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後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

人謂之誅我告汝眾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

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

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眾方之民大為過惡者共

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

故見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

之傳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

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

親佑有德問問乃惟至間之正義曰更說桀

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

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

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

之諸侯故云有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

紂逸言其過遠言縱恣無度豈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傳紂謀其政紂進二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滅云明也一音圭烝絕

句之承反焉云升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傳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在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傳天以湯故五

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

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汝商之

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絮進

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

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

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

故績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冀其改

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

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惟聖至滅亡。正義曰

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

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

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

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

名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

名為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

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傳天以至

二年。正義曰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

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

念善道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
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
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
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
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
年方始殷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
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
殷紂惡盈父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
凡紂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
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廷此歲年也天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傳天惟求汝眾方
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爾多

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惟汝衆方之中

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

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傳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

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音任天惟式教我用休簡

畀殷命尹爾多方傳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

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傳

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

惟求賢人於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

有德無堪顧天之者欲以伐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

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

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

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

王之命命我代殷為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

此位也傳天惟至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

之賢言欲選賢以為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

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所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

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

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

周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

諸侯正義曰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

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

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傳今我何敢

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

之君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傳汝何不誠信行寬

裕之道美政其方設其或四國崇和協爾島不夾介

又我周王享天之命傳又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

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夾音今爾尚宅

爾宅傳爾田爾島不惠王熙天之命傳今汝殷之諸

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政汝故田汝何不

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

心未愛傳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數

色各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膺播天命傳汝乃不大

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奎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

于正傳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誠

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傳

一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

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偪亂執其朋黨要一遙反訊音信偪音

唱至于再至于三傳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

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

乃其大罰殛之傳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

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殛說

又作極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傳非我

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唯汝自召罪以取誅
 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
 衆而巳。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
 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
 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
 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
 和協。相親近。天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
 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
 民。尚得暇汝故田。其安樂如也。汝何得不順從王政
 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為
 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變。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
 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
 棄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
 常謀正道。故為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
 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
 教告汝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

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播
 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
 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今我至之君。正義
 曰：我今何敢多為言誥而巳。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
 蔡商奄皆為叛逆。受誅於今。內奄重叛。而追說前事
 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
 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
 與孔不同。○諸國遠近。皆空。正義曰：夾其旁。是
 近義。故為近也。諸國遠近。皆空。正義曰：夾其旁。是
 之。顧氏云：汝衆方諸侯。遠近皆空。正義曰：夾其旁。是
 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協和。相親近。天
 ○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協和。相親近。天
 汝常居臣民。故汝降黜。今文。遷於上。臣易於下。計
 順從我周王。之。故汝降黜。今文。遷於上。臣易於下。計
 重田。故云。故田。謂一畝。猶捕魚。謂之漁。今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人以營田求食謂之攻食即此
攻亦田之義也○
汝未至正道正義曰事君無
二臣之道為人臣者
常宜信之汝未變我周家播
天命汝數為叛是
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
道○
正義曰汝告與戰要囚連文
則言以文辭是持戰之
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
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
辭董之以武帥是將戰之時
於其戰要囚之謂訊以
也我惟汝如是謀信於正道
敗其師執取其人也告以文
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
訊以文辭執取其人也受其
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
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
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
明此指伐紂也○
再謂至之事○
正義曰以伐紂
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
與淮夷叛時也
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
迪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方與衆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
傳監謂成周之

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求徒臣
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
越惟有胥伯小太多正

爾罔不克臬○
傳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
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臬魚列反馬
自作不和

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
乃事○
傳小六多正自為不和汝言方多士當和之哉

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
汝色中能明是汝
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
德亦則以穆穆在乃

位○
傳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力則用敬敬常在汝

位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宮邑尚求力畋爾田

傳汝能使我闕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

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之雖遷徙而以修善

得反邑里音悅天惟畀矜爾我言周惟其大介賚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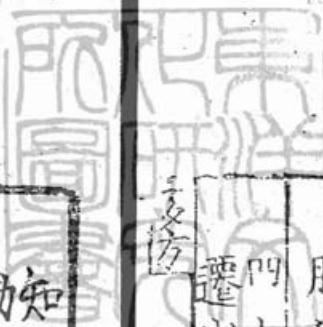
傳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言周惟其大大賜汝

言受多福之作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非但受憐賜又乃踰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

服行在大官王曰嗚呼嗚呼我道告汝在此所有

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我道告汝在此所有



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

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

土於惟其皆用法也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有不和

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有不和

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

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敏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

怨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亦則用敬教之道

常在於汝之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

邑無幾得反不長與動故曰汝能修善天惟

與汝無幾得反不長與動故曰汝能修善天惟
已行有於大道者其在二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
數至多士。正義曰言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
二考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
侯也。與幾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頃民之衆士也。下云
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衆多士也。**傳**監謂

至本土。正義曰：云自時洛邑此所成周之人
故知監謂成周之盛此指謂所遷頑民設家衆士也
五年再聞天道有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
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於惟至用法。正義
曰：胥相也。伯長也。○王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
人也。○汝庶至位。正義曰：和順爲善德怨惡
爲凶德。○謂自怨惡上言自作不和是怨惡也。釋訓
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
位。○汝能至色田。○正義曰：謂簡簡其事觀其
具足以不故言閔且於汝色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
善其治。坦聽還本。○也是田在洛邑修善得反。王曰
其色里王肅云：其色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鳴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
惟曰不享。傳王勤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

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

多功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
則致天之罰離逝爾土。傳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

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

土將遠徙之。南反辟。○王曰：嗚呼！至爾土

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勸勉信我之教

命汝則惟不能爲遠。○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

衆方自取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

之使離遠汝之信。○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

信我命不勸勉汝之信。○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

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工不得謂之多方。○蓋意在成

周遷者兼告四方。○使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



也。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祗告爾命。傳我不惟多詰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傳又詰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意汝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王曰我三我怨。正義曰王曰我三我怨者不惟多為言詰汝而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言凶在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意汝誅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詰至之意。正義曰又告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詰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詰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詰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

傳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

立政為戒

立政傳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各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傳

順古道盡禮致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威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傳

周公用

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

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

力事三省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鳴呼休茲知恤

劣反賁音奔長丁亦反除篇○反綴徐丁衛反又丁

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數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鮮

反○能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

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顧古道而告王

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

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

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

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

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

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數

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

得賢人者以也○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

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遠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

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

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為

成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公讚羣臣之辭○

是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各篇知用成戒者

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

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

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

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

衣服必重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

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

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力事三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
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
皆為非其人也○**傳**數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
皆親近王政數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
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數其官之美美
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數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
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
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大競籲俊尊上帝**傳**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

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音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傳**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

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忱市林反恂

下孟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傳**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

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傳**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

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

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次**桀德惟乃弗作往任**

是惟暴德罔後**傳**桀之為無道乃不為其先王之法

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之無後○**古之人至**



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乃遠述上之
與桀也古之人能用其求賢之道者
乃有羣臣御大夫皆是其人
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其君曰我
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
己為君矣不可不慎也
六卿居汝民之惟為君汝平法之
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
禹能謀所至見之無所疑惑用大
能居賢人於宮賢人在官職事乃
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
年榮乃為天子禁之為德惟乃不
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
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
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
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
為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
也孔子大夫稱家猶家也籲訓呼
也



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
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
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
事上○圖禹之至所謀○正義曰
人能備言禹之臣踏知九德之行
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
之慮而恭亂敬九德而直而溫簡
而義是也○圖九德之臣乃敢告
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
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
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矣汝事
各掌其事也居汝士官主理法亦
人養其民也居汝士官主理法亦
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官失
得其人則此為君矣言羣官失
上加州牧者俱是急言其內無爾
曲禮云九州

之長曰教王制云十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
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教者言教養下民教伯
俱得言之故孔子伯解鄭云設之州牧曰伯虞
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謀所至之好○正義曰
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德以忠賢不可別欲知其
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而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
官分則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
直錯諸枉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眾
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
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
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
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受
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
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子注舜典云次千里之
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亦越成
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傳杜木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

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傳杜木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
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釐力之反耿工迥
周王注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傳湯
况反

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
正直三德之後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不式克用三宅

三俊傳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
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

式見德傳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
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亦越至見德

有所廢則無以興築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
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

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王乃
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
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其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
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
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
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
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
命使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
曰成湯之得王天下為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
德湯乃至明德○正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所言剛克
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
俊又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
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
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
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
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鳴呼其在受德賢
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惟差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受德紂字帝乙愛

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

于其國並為威虐 ○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為德也賢

反下為之同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傳 乃惟

強其丈反 衆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

俘我有夏武商受命奄甸萬姓 傳 天以紂惡故敬罰

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

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 ○俘普耕反徐敷 誦 嗚呼至

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夫人而滅周
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注大惡自強惟進

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為威虐乃惟衆習
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我周家三有並夏用商所受人故
上天敬誅之乃使周家三有並夏用商所受人故
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謂有德故得為天
子○謂受德至威虐。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
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為一或言受德是
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德是
德者呼之有暉復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
非是時人呼有德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
善而反為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
云啓強也啓即昏也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
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
同於其國言並為威虐○謂乃惟至任賢。正義曰
暴德言以暴虐為德逸德言以過惡為德習效為之
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於
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
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害

豆改

亦於商邑是其事也○謂天以至有德。正義曰
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時
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會
同地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
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
亦敬罰者謂頌暇五年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
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

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

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亦曰至

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
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
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
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

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
 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
 正長合民心也。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
 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
 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為行
 必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
 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
 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
 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
 政任人已下三毫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
 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迷之言其相成爾故
 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
 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
 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
 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言文至諸侯。○正義
 曰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
 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
 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

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
 朝廷之臣與蠻夷眾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
 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
 伐言是類類禮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
 王未得封建諸侯其**立政任人隼夫牧作三事**傳文
 建諸侯維武王時爾**立政任人隼夫牧作三事**傳文
 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隼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

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

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

趣七

左右攜僕百司庶

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

吏亦皆擇人

試音勳契苦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

司

小臣猶皆慎擇其人况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

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

尹伯庶常吉士 **傳**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

長官大天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

司空亞旅 **傳** 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文武未

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 **夷微盧丞三毫阪尹**

傳 蠻夷微盧之眾師及毫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

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音反** **疏** 立政至阪尹

亦法禹湯審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

之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

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

官之尊卑為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

小官有司之下至眾府藏之 **須** 亦須持器物之

近小官與有遠官大者小官 **須** 亦須持器物之

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况遠 **須** 亦須持器物之

夫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 **須** 亦須持器物之

官之大者司徒同馬司空之 **須** 亦須持器物之

須得其人既畧言內外之官 **須** 亦須持器物之

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 **須** 亦須持器物之

至三事。正義曰前聖後聖 **須** 亦須持器物之

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 **須** 亦須持器物之

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 **須** 亦須持器物之



立政

之特已立六卿矣故誓亦云三
○正義曰按晉所云有微盧也
見此經推之諸夷也則夷微也
言蠻夷微處之眾帥及毫民之
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
義出經文尹也毫是湯之舊師
分爲三處此篇論立官之意明
所各爲立監也毫人之歸文工
既未伐紂毫民不應歸之鄭工
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
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毫民歸
毫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
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時何
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
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
皇甫繼以爲三毫三處之地皆
名爲毫蒙爲北毫也

熱爲南毫偃師爲西毫古書亡
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

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

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

○遠于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

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譽音餘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

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文王至于茲○正義曰上

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

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
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
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
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
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事
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
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
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
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
任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
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折言之爾是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亦於武王循
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力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
亡婢
反
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循惟

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
之子孫○傳直○
亦越至丕基○
正義曰亦於武王
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
王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
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爲天子傳之子孫○
王至子孫○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爲
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
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爲天子臣
爲諸侯皆受基業各傳
子孫是亦爲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
歎推子今

已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其立政
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
繼用

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

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
然後莫不盡其力○俾必爾反下同相我受民和我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傳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

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

○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勤相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

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傳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

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

治我所受之民○怪反話戶○詠嗚呼孺子至受民○正義

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



大臣也其與立事也○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

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

乃使治我所受天民○和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

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

政從君出為入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

以惡言亂之○能知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

治我所受天民○能知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

已下四言繼自今○傳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

不能終之戒成王使○傳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

聖眾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以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有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話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鳴呼予旦已受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為美。

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傳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

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本亦作緝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之。傳文子文孫文

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眾獄眾慎其

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傳言用古商湯亦於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

陳之此乃使天下治。音亦鳴呼至俾乂。正義曰

數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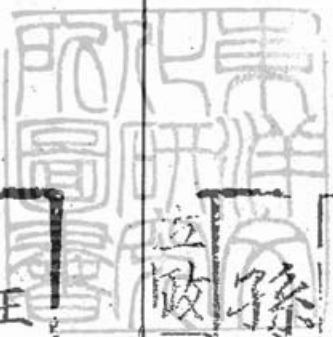
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

其勿得過誤於眾獄訟眾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

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

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

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



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為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
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

德是罔顯在厥世傳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

儉利之人者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

世○儉息廉反徐七斬反本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

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傳立政之臣惟其吉士

用勉治我國家○勸音遇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

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

者此儉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

名在其世也王○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

儉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

用善士勿使小人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傳告文王之子孫

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傳獨言眾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傳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

威懷並設以升垂治水之舊迹○詰起一反方行天

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

不服化者乎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傳

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傳其惟能用賢才

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疏今文至常人。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

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

王其勿設於眾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

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

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

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

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業言

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

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

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

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獨言至官人。

正義曰上有庶績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

與有司之牧夫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

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正義曰立官所以

牧養下民戒備傳虞故以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

也以其並言戒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

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

陟方意亦然。方四至化者。正義曰方行天下

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

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

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傳其惟至所私

。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

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為

官故言不可以傳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忿生為武王

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

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傳必二傳茲式有慎以

列用中罰傳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

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

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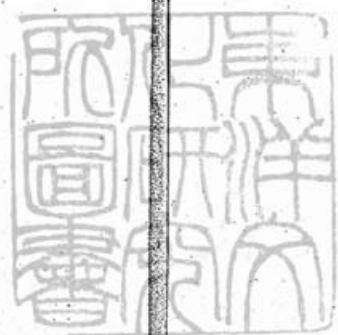
之如字。○疏曰：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如字。○疏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微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禮：忿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禮：此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

也告之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五國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